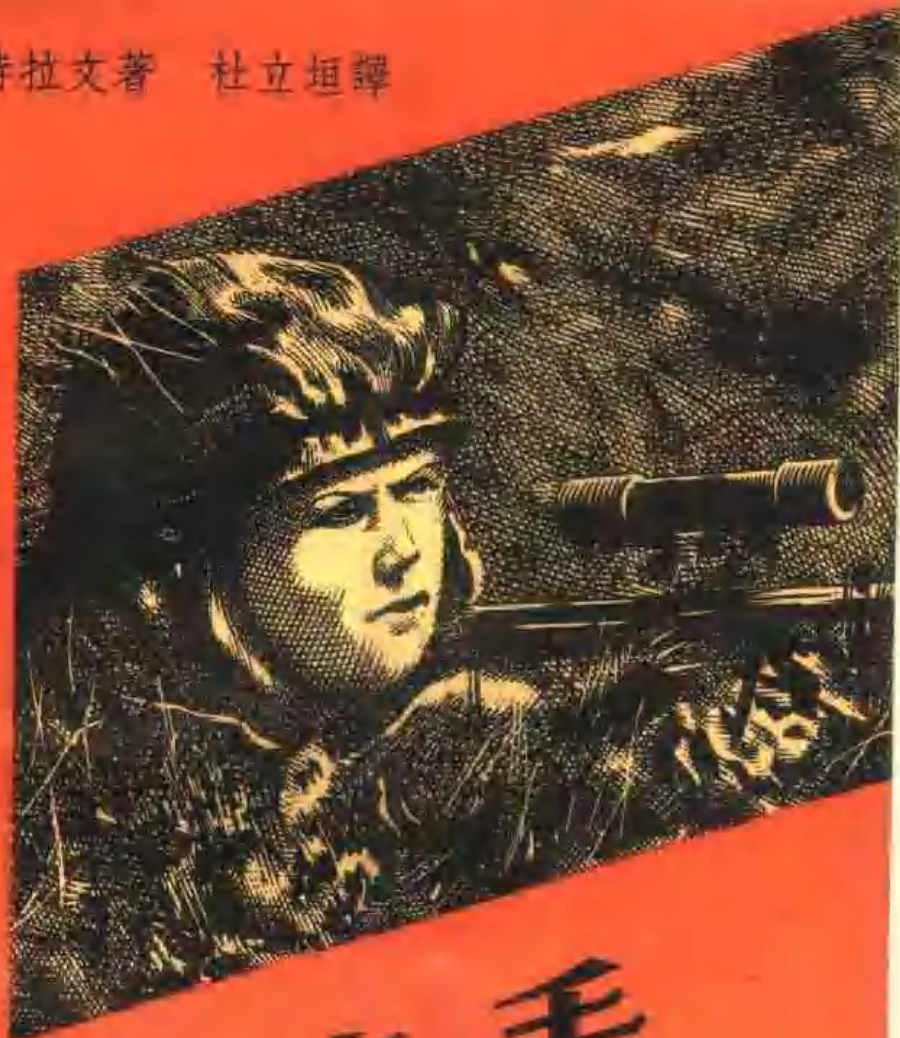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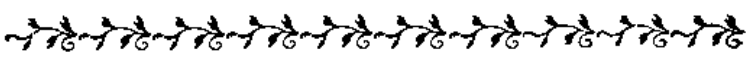


格·特拉文著 杜立垣譯



狙击手

新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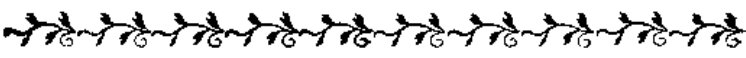
狙 击 手

[苏]格·特拉文著

杜立垣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Г. ТРАВИН

СНАЙПЕР

本书根据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ССР 1951年版本译出

狙 击 手

(苏)格·特拉文著

杜立垣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3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1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

书号 1577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3/8 字数 80,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500 定价(6) 0.36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苏联青年狙击手，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如何以勇敢和巧妙的方法消灭法西斯敌人。

苏联青年狙击手沃尔仁、別列斯維托夫等，在上級指揮員的指揮下，以无比的机智和勇敢跟法西斯匪徒作战，逐一予以消灭。本書就是这些英勇事迹的实录，刻划出战士們的英雄面目和他們的高度爱国精神。

目 次

1. 毕业证书的考驗·····	1
2. 草地上的閃光·····	16
3. 三个記錄·····	25
4. 青蛙坑·····	40
5. 巴烏利·史培標的下場·····	53
6. 在法西斯匪巢里·····	72
7. 跟雨协作·····	89
8. 单独作战·····	97
9. “盲腸炎”·····	114
10. 光学仪器和人·····	128

1. 毕业証書的考驗

当瓦夏·沃尔仁上前綫去的时候，在他的想象中仿佛战争只是打靶場或射击場上的一次大規模的射击罢了。一年以前，他在航空化学协会附設的狙击学校毕业，領到了毕业証書，他确信一跨进军事委员会的大門，就会发給他一支狙击手的步枪，接着到前綫去打仗，象在打靶場打靶子一样，去打那些希特勒匪徒。但是他却被派到后备团去了，在那里开始学习許多在他看来当一个狙击手完全不需要学习的科目：队形变换、持枪教練、跑步、投擲手榴彈等等。最初沃尔仁很懊喪，在他那明亮的藍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成了一个孤僻而不愛說話的人了。

同志們認為这小伙子也同許多人一样在想家，因此也沒去管他。可是营里的共青团支部書記維霍列夫中士却很注意这个青年战士，有一天終於“識破了他的心事”。

“你老是在想念她嗎？”共青团支書問道。

沃尔仁发窘了，可是共青团支書却繼續打趣地笑着說：

“不要悲伤啦！很快你就会拥抱她了。”

“你別胡說八道！”狙击手生气了。“难道現在是想女孩子的时候嗎？”

“那为什么不能想她们呢？我们有的是出色的姑娘。她们工作打仗都不错。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狙击手里面也是有姑娘的。你听说过柳德米拉·巴甫莉欽柯吗？”

“那还用说！”

“你瞧，怎么样。不过，说到姑娘的事，我只是顺口提一句罢了。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看出来了，这会儿你是在想一支狙击枪！我猜对了吧？……嗯，沃尔仁，不要发愁，你不久就要拿到它啦。”

沃尔仁叹了一口气说：

“快一点吧！不然，我们在后方呆着这工夫，仗就打完了！”

共青团支书的脸孔突然庄重严肃起来：

“我们不是‘呆着’，而是在学习。学习巧妙地去杀敌人和用少量的血去战胜敌人。敌人是强大的，没有全面的准备去对付他是不行的，是不会成功的。再说，战争是否要结束，很遗憾，目前还看不出来。离柏林还远的很哩！”

这时沃尔仁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些。“没有什么，”他想，“我们不会在后方呆得很久。一上前线就会立刻领到狙击枪。”

这一次他又想错了！当他作为后备连的一个成员，来到列宁格勒战线的佐托夫团长所指挥的团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领到的是一支普通步枪，而不是狙击枪。

“这是怎么搞的？”沃尔仁对发步枪的司务长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狙击手吗？”

“怎么不知道？”司务长沉静地回答说。“我知道的很清楚呢。司务长连自己的人都不知道，那还算个什么司务长呢！”

“那么，为什么您还是发给我普通步枪呢？”

“普通步枪可不象您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是这支枪没有光学仪器呀！难道团里没有狙击手步枪吗？”

“怎么会没有呢！”司务长还是跟先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有是有的；可是你凭什么要用那种步枪呢！”他突然问道。这么一问倒使沃尔仁大吃一惊。

“您还要什么凭据？我有毕业证书。”

“这个还差点儿，”司务长微笑着。“在这儿即使有毕业证书的人也要受考验的。因此，等您的毕业证书嗅到火药味那时，才看得出该不该把狙击枪发给一个有毕业证书的狙击手。”

“怎么还会不给？”沃尔仁害怕了，想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周折。

“这很简单！也许您有一张很堂皇的毕业证书，可是胆子很小。也可能您的射击技术非常高明，而狙击手的其他品质您却一点儿也没有。就是在学校里，大概你们也听说过，要作一个狙击手，除了射击准确以外还得要有很多别的本领吧？”

“听说过。”

“是的，就是这样！这些话你们的教官在学校里曾经说过，而在这儿，却要实际生活来证实它们。沃尔仁同志，这里情况并不是那样。就是和射击场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一点您自己不久就会看到的。如果您能在这里的情况下很好地行动起来，那就说明您不失为一个真正的狙击手。明白吗？”

“明白了！”沃尔仁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回答说。

“用不着叹气！”司务长哈哈大笑起来。“要学习別列斯維托夫的榜样。他領到的步枪也沒光学仪器，但他并没哼什么，也沒糾纏着上級要求什么，更没有叹过气。可是他的畢業証書并不比您的差吧！”

沃尔仁好奇地瞧了瞧別列斯維托夫，虽然他同別列斯維托夫都在后备团的一个連队里，但他只知道大家都叫他瓦尼亞了。

別列斯維托夫的顴骨突起的黧黑臉上，显露出一種健壯有力的神情。他那双机警的小眼睛显得那么愉快。他向沃尔仁挤了一下眼，粗声厉气地说：

“有了步枪就不愁沒有光学仪器！”

沃尔仁也报以一笑，显然他爱上了这个沉靜的、富有自信心的小伙子。他俩現在在一个班里，这該多好啊！沃尔仁确信：他俩所以能在一起，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萍水相逢，而是伊夫列大營長的心意——是他亲自把狙击兵調派到各班，从他們剛到团里来他就很注意他們了。

沃尔仁和別列斯維托夫处境的相同，使他俩一下子亲近起来，很快就成了朋友。別列斯維托夫是潘查人，沃尔仁是烏拉尔人，他俩对于祖国派他們到这样重要的英雄的前綫来防卫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搖籃——列宁城，感到同样高兴。他們以前誰都沒有到过列宁格勒，但是也同許多苏联人一样，他們对这个城市的街道、广场和桥梁却很熟悉，更不用說那些宮殿了。他們热爱这里的一切。

“咱們真幸运，瓦尼亞，”沃尔仁說，“巨大的光荣落到咱們

的身上!”

“應該想想，怎样才不辜負这个光榮，”別列斯維托夫補充說。他这个人比較沉着而且明白事理。

他們感到幸運的不只是能上前綫，而且是加入了这个部隊：佐托夫團是个優秀團。佐托夫本人在和芬蘭白匪作戰時就已經出名了，他的軍官都是英勇善戰的，戰士們也都以“佐托夫的戰士”而自豪。這一個團負責防守列寧格勒戰綫的一個重要地帶，我軍插入敵人包圍圈內形成了一個楔形攻勢，這個楔形攻勢使得希特勒匪徒非常苦惱。

敵人在列寧格勒城下受挫，被趕到戰壕里去。現在戰爭轉入了陣地戰。一開始挖掘戰壕就用德國人的精細作風堅持這項工作，仿佛自己是被包圍的那樣。

雙方都越來越深地進入戰壕里去，布滿了鐵絲網，四圍埋好了地雷，筑起了碉堡。

但是蘇聯軍隊並沒有呆在戰壕里。他們進行着積極的防禦戰。他們不讓敵人安靜，不停地用猛烈的炮火來扰乱敵人，使敵人遭受巨大的損失，偵察員的接觸轉成了流血的搏鬥；局部戰鬥震撼了廣大戰綫。希特勒匪徒們擔心他們的戰綫被突破（正象後來所証實的那樣，他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究竟還是有一些相當平靜的時候（炮击戰不算在內，因為這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恰正在這樣平靜的時候，增援部隊到达了佐托夫的團里。雖然後備連在上團去的路上曾受到了敵人的遠射程炮火的襲擊，甚至還有兩個人被炮彈碎片炸傷了，但是當時前綫還算是

很平静的。

“我們在路上受到了战火的洗礼，”战士们說，他們覺得很高兴，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胆小鬼。誰也沒有吓得乱跑。他們都是听到口令就臥倒，听到口令就起立的。

在战壕里，政治工作人員每天給他們讀報，同大家座談各式各样的問題，从“第二战綫”的問題起直談到天文学为止。战士们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因为附近就是被希特勒匪徒破坏的普勒闊夫斯克天文台。

有一次团政治指導員勃柯夫中尉在他們营里講話，給沃尔仁和別列斯維托夫內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激动地談着列宁格勒的偉大，它的令人难忘的过去历史，著名的工厂和科学机关，以及宝貴的文化宝藏。指導員在談話中流露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这时在听众的想象中就显示出普希金歌頌的俄国人民的宏偉創造、古代名匠的建筑艺术和革命的堡壘——工厂。指導員会用不多的字句描画出这个城市的动人形象。当人家仿佛在自己面前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的时候，指導員就停了一会儿，接着簡單地說：

“希特勒匪徒想要把这一切都从地面上消灭掉，他們向最美丽的建筑物投擲炸彈。他們想毁灭列宁格勒。”

这时掀起了一阵憤怒的呼声，許多坐在那里的战士都挺身站起，一个年輕人高声喊道：

“不能叫敌人这样做！”

“是的，决不能叫敌人这样做，”指導員說。“我們不能把列宁城讓給敌人，我們决不后退一步，讓我們集結力量，一同

前进吧！”

最后他建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一个出生在列宁格勒的战士要求讲话。

“听完这个讲话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沃尔仁心里想。

可是这个战士却很沉着地谈了起来，他说，他父亲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工厂里工作，并且把他父亲的来信向大家念了一段。这个工人来信说，有一天在一个夜班里，工人们三次扑灭了敌人投到工厂里的燃烧弹；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超额完成了生产定额。

“所以，”战士结束了他的话，“我们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昼夜都去打击敌人。”

“对！”大家齐声说。“而且还应该狠狠地打击他们！从战壕里拖出来打击他们！”

在这突然变成了大会的座谈会以后，战壕里又谈论了很久，那时沃尔仁又知道了勃柯夫中尉是一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语言学副博士，会讲包括德语在内的三种外国语，他讲的德语比起真正的德国人还要好哩。

座谈会、读报和加强防御及紧张的战斗学习是穿插着进行的，在这里谁也不准浪费时间，每一分钟都必须用来增加我们的实力——这就是胜利的保证。甚至写家信的时间也很不容易找到；可是写信也是必要的，因为通信联系同时会巩固前方和后方的信心。

有一天，沃尔仁还是找到了一点时间去访问指导员勃柯夫中尉。伊夫列夫的这一营当时是后备部队，待在团部附近

的掩蔽所里，这就大大地便利了沃尔仁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只要向班长请一次假就是了。几分钟后，他找到了勃柯夫中尉的掩蔽所。

掩蔽所的門正开着。沃尔仁站在門口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掩蔽所里传出了指导员的响亮声音。

中尉正在看一本杂志，但他立刻把杂志推到一旁，很注意地向进来的人望了一眼。

“啊，沃尔仁同志！”他很客气地微笑着说，“您好，沃尔仁同志！”

沃尔仁很惊奇，心里想：“他已经记得我啦！连我的姓都记得这样清楚！”

甚至跟他在二班的战士们仍旧还时常把他叫作沃尔金，而指导员却见一次面就把他的姓说准了。这一点使得年青的战士很高兴。他使足了劲，两脚后跟一碰立正说：

“报告中尉同志。”

“有什么事吗？”

沃尔仁稍稍激动地说：

“中尉同志……是这样一回事。我觉得能懂得敌人的语言是有用的……”

“对，是有用的！”军官点点头说。

“您瞧，中尉同志，我在学校里曾学过德语，懂得一些。就是发音总发不正确。比起真正的德国人说话差得太远了！中尉同志，您看我怎样才能把发音改正过来呢？”

“这是可以作到的，”军官微笑说。“那么请您说几句德语

給我听听。”

沃尔仁勉强說了几句德語。

“你的发音是真正俄国式的德語，”中尉微笑說。“呐，您請听一听真正的德語的发音吧……”

德語第一課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接着沃尔仁又上了第二課，第三課，第四課。

勃柯夫中尉以前还没有教过这样又用功又聪明的学生。沃尔仁的听觉很灵敏，他能分辨出同一个字的各种不同的发音。勃柯夫中尉找到教他的門路以后，就毅然命令說：

“把尾音嚥下去！字的中間要咀嚼一下，就象您嘴里含着一口稀飯那样。”

“什么稀飯呀，中尉同志？”沃尔仁忍不住笑出聲來說

“干稀飯，蕎麥稀飯。您先嚼一嚼，然后一口吐出來。”

“好象稀飯不合胃口嗎？”

“对，对，用力吐出來。呐！这就对了！”

几乎每天在勃柯夫中尉的掩蔽所里都能听见沃尔仁的这种口令和噉声。沃尔仁对大家开玩笑說：他从来还没有嚼过这么多的干稀飯而把它們这样一口一口地吐出來呢。

沃尔仁并没有想多学，他只不过想学会說几句象真正的德国人那样发音的話就行。他自己編了一本仿佛會話課本那样的特种手冊，其中选了相当奇怪的完整句子和个别生字。下面句子就是一些例子：笨蛋，你跟誰說話？我一定要教会你同長輩說話的态度，蠢猪！送禁閉室！

勃柯夫中尉非常满意他的这个学生。他同意沃尔仁的說

法，認為德語對狙擊手來說是會有用處的。要知道，正跟偵察員一樣，狙擊手也是時常很接近敵人，或者甚至深入到敵軍陣地。夜里狙擊手在真空地帶很可能碰到德國巡邏兵……再說，什麼不會發生呀？

勃柯夫非常夸獎他的學生，而別列斯維托夫卻沒有看出他的朋友這種愛好有什麼好處。總認為這是一種“怪癖”。

“德語對你有什麼用！”他深思熟慮地低聲說：“咱們戰壕里的戰士常有跟德國鬼子互罵的事情。那時候說幾句德國諷刺話，當然是很有意思的。並且要毒辣些！但是狙擊手對於這種玩笑却是開不得的。咱們的工作都是靜悄悄的、不聲不響的，躲在那里不作聲。响了一槍，那就更要沉默起來……不，瓦夏，你是白白地浪費時間。因為學德語，你睡眠不足，家信也不寫了。可是你的媽媽卻在家里等得望眼欲穿呢。我嘛，每星期要給父親寫兩三封信。”

沃尔仁听了朋友這些話以後，很難過的叹了一口气。時間他倒是可以抽得出來，但是寫信却很覺得為難；這時他正在進行思想鬥爭。事情是這樣的，因為他不願意使母親擔心，所以他沒有向她說自己已經到了前綫，只告訴她野戰郵局的番號變更了。這樣她可以想着她的兒子仍在後方，很安全，他以為這樣母親會覺得放心些。但是謊話，即使是所謂“神聖的謊話”，也跟他的性格是相反的，因此，對他說來，給母親寫信真是一件苦事，所以他也就很少寫信了……

跟平常一樣，前方的平靜突然結束了。夜里全營被警報惊醒，大家被調到木團所守護的右翼陣地的戰壕里去了。

沃尔仁和別列斯維托夫到了这里才明白，战士们叫作“战火洗礼”的敌人在路上的袭击和在平静时间内的炮击战——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真正的战火洗礼。真正的“战火洗礼”却是现在才开始呢。

事后才知道，敌人用了由大炮和迫击炮掩护的三个步兵营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两个团的交界阵地。

战斗在拂晓开始，中午才结束。在这一段时间内，希特勒匪徒曾进行了五次冲锋。

在强烈的迫击炮掩护下，敌人几乎冲到了我们战壕的胸墙。

那时伊夫列夫大尉命令他的一营奋起反击，于是在被炸毁的胸墙所激起的烟尘之中，出现了威风凛凛的人群，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为了列宁格勒！”在射击声响平息后的寂静中，沿着胸墙响起了一片喊声（这时只有零星的手枪的噼啪声，间或有手榴弹的爆炸声）。

这时沃尔仁和別列斯維托夫肩并肩地对敌作战，现在他们完全用上了在后备团里所学到的战斗方法。他们用刺刀和枪柄来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们都是强壮而又灵活的青年。

经过一场时间不长的激战以后，侥幸生存的敌人一溜烟跑光了。

将近中午的时候，战争完全结束了。

伊夫列夫大尉坐在子弹箱上听取部下的战斗汇报（这一

